

# 黄河儿女

朱廷惠 董峻峰 / 编著 ■

黄河丛书

未来出版社  
希望出版社  
明天出版社  
海燕出版社  
联合出版





A0959202

黄河丛书

# 黄河儿女

朱廷惠

董峻峰

编著

希望出版社

1989年·太原



680423

680423

黄河丛书

黄河儿女

朱廷惠 董峻峰

希望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60千字 插页：5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64册

ISBN 7-5379-0419-7

1·50 定价：3.80元

# 黄河丛书编委会

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仕德 刘海栖 杨启伦  
杨德新 张秋怀 胡大文  
梁 骏 谢树森

## 前 言

黄河，中华民族的摇篮。她用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我们的民族，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。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，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建功立业。黄河，用她那恢宏的气势，博大的胸怀，铸造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情操，锻炼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、追求自由的精神。

黄河对祖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同时也给人民群众带来过极其深重的灾难。自远古以来，中华民族为了防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，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努力，建立了辉煌的业绩，使我们为之自豪，也激励我们继续奋斗。

千百年来，描绘黄河、咏唱黄河和反映黄河儿女生活的颂歌、情歌、怨歌、愤歌，音韵绵长，雅奏迭出，如黄河一样无穷无尽，诉说着人间的悲欢哀乐，显示着历史的艰难曲折，鼓舞我们向往真善美，涤荡假恶丑，追求新的理想，新的世界。

渊深历久的黄河文化，自强不息，生生不已。它汇入世界文化的大海，并保持着我们民族丰富多彩的特色。自尊、自豪、



## 前 言 HUANG HE CONG SHU

自信、自强，是黄河文化给我们的启示。作为黄河流域的文化工作者，将把黄河文化介绍给当今的炎黄子孙，视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希望龙的传人从中汲取营养，陶冶心灵，激扬精神，开拓进取。为此，我们未来出版社、希望出版社、明天出版社、海燕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这套《黄河丛书》。这套丛书，全面而又集中地介绍了黄河及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、名胜古迹、民族风情、历史演变、杰出人物、文学艺术等方面，共分十二大册。鉴往知来，我们坚信，黄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，将永远奔腾流淌；黄河文化在世界的东方，将不断更新，永放光彩。

未来出版社

希望出版社

明天出版社

海燕出版社

1989年3月



## 内容提要

千百年来，可歌可泣的黄河儿女的感人事迹，始终在激励着我们，鼓舞着我们。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英，是人民的骄傲。《黄河儿女》展示给读者的，将是这些精英的催人奋进的历史画卷。



责任编辑 / 童 音  
装帧设计 / 李祥东  
封面插图 / 许锦集  
封面篆刻 / 李尚石选

## 目 录

黄龙山传奇	( 1 )
不屈的女战士	( 20 )
名将之死	( 34 )
闪光的青春	( 53 )
血祭中山陵	( 61 )
巾帼英雄	( 76 )
功德碑，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	( 103 )
赤胆为民	( 125 )
在狱中	( 144 )
一位伟大的母亲	( 157 )
携手赴国难 以血荐轩辕	( 176 )
永生的战士	( 198 )
山海关的怒吼	( 210 )
抗日忠魂	( 230 )

## 黄龙山传奇

五月天，艳阳当头，轻风徐徐。主持陕北特委工作的刘志丹，刚开过特委会，要回南梁。他身穿草绿军装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信马由缰，缓缓而行。近来陕北苏区已渐趋稳定，只是黄龙山一股土匪仍如梗在喉，除匪确为当务之急。刘志丹边走边思索，心事重重。

听到马蹄声，马超武和于秉桂都跑出来了。

“老刘，望你望得眼睛都疼了。”

“有新任务么？”急性子的于秉桂出口就请战。

“有，有，桂娃，咱们进屋说。”

这是马超武的新居，窑内收拾得整齐雅致，炕头上放着梳妆盒、长方镜，地上放个小方桌，桌上还铺了块兰色印花布。方桌四周摆着四个小方凳。

“这新房可真漂亮。超武，该喝你的喜酒了。什么时候办事？”

“老刘，不拿下黄龙山，我就不结婚。”

马超武已年过三十，可他把婚期一拖再拖，总是睁大眼睛虎虎地盯着刘志丹，请求新任务。

“好，老马，就这么定了。把郭保权争取过来，喜酒和庆功酒一块儿喝！”

“争取土匪？”桂娃惊愕地瞪大了双眼。

刘志丹微笑着说：“对！红军是个炼钢炉，进来就变形，‘歪把铲’能变成‘金钩锄’，只要心诚，人是可以变好的。今天我们做改造人的工作；明天，我们还要改造自然。”

“改造自然？”桂娃稚气的脸上又布满了疑云。

“你看，两年大旱，赤地千里，五谷杂粮颗粒未收，群众以树皮草根度日。这怎么行呢？我们的家乡有悠久的历史，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。做为一个炎黄子孙，只有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美，更富，才能不愧对我们的祖先，不愧对中国古代的文明。”

刘志丹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中。

“到那时候，你再看不到黄土山，黄山坡了，到处是绿草如茵，良田万顷，花香果红。而西安将是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的大都市。”

刘志丹的远景描画，陶醉了战士的心。

“看我扯到哪去了。今天找你们来，就是要智取黄龙山。”刘志丹的话，又使马超武和桂娃从对未来的想象中回到现实。

“黄龙山的土匪，是三股合起来的。一股是郭保权，一股

是梁占魁，一股是贾功德。三股共有一千七、八百人。表面上，声势浩大，可内里，还是土匪的那句老话：‘放屁不疼，发誓不灵；嘴上烧香，脚下绊跟头。’论人数郭保权这一股最多，可梁占魁、贾功德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嘴刁心狠，江湖上的五花八门样样精通。”

每次分析敌情，刘志丹总是头头是道，使听者肃然起敬。

“郭保权这股土匪，大多是破产农民、逃荒难民，也有职业罪犯。平时抗拒官府，打家劫舍，样样都干。但是，郭保权有个特点，他不强奸妇女，不杀普通百姓。他没有家眷。听说，他的部下曾抢上山几个妇女，要他挑个成亲。他说：‘我的姐妹曾被官军奸淫掳掠，我决不强迫别的女人和我成亲，我们要报仇，别在女人身上打主意。以后谁再干这种缺德事，我敲了他！’这是他和别的土匪不同之处。”

“老刘，你从什么时候起，打算争取郭保权反正的？”

“郭保权是河北人，家中贫穷，因为当地民团打死他爹，他就和几个小伙子，提上菜刀，夜里闯进民团，杀了几个，夺了几条枪，成了亡命之徒，专杀民团和财主。因官兵捉拿，他们才上了黄龙山，入了哥老会，又结识了梁占魁、贾功德，拉起一支人马，占山为王。我知道这个情况，就觉得这是个争取对象。”

“郭保权是个大烟鬼，反正后能改吗？若改不了，那影响太坏。”马超武提醒说。

“我们队伍里没抽大烟的，他改邪归正，又有一个良好环境，戒烟我有把握。现在的问题是官兵缠住他不放，估计官兵

想收编，收不了就吃掉。咱们该帮他一把。”

忽然，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通讯员进来报告：

“二连抓了十几个土匪。”

“是谁的人？”

“黄龙山郭保权手下人。”

“告诉二连长，好好招待，明日释放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这是争取郭保权的第一步。”志丹严肃地看着马超武和桂娃说：“你们俩的任务是，马超武深入虎穴，桂娃带领游击队，伺机而动。”

志丹摊开了地图，详细地向两个人讲了战斗任务，并预测将会发生的种种情况。不知不觉天黑了，煤油灯下，三个人仍在共商大事。

黄龙山有一座古庙，郭保权把庙里的和尚赶走，占山为王。喽罗们放上暗哨，来隐隐去灭踪，风来雨去，打家劫舍，自命“杀富济贫”，可虽杀了些财主，却救不了天下穷人。郭保权也苦恼没有出路，自认为已经成了“万恶不赦”之人，难以再见天日。

有一天，他穿着长衫，正在原来的“方丈室”里闷坐。喽罗突然送来一封信，他拆开一看，上写：“红军路过黄龙山，决非替官兵‘剿匪’，而是和官兵交战，特地打个招呼，以免引起误会。”下边的署名是“刘志丹”。

郭保权心里猛地一震。刘志丹久已耳闻，是个声名赫赫的

英雄，陕北谁不知道刘志丹呢？红军的情况，只听到一些传说：许多财主被他们整倒了，民团被他们打垮了，他们人虽不多，官兵也没办法。他想不通的是，老百姓一提起红军就眉开眼笑，一说刘志丹就竖起大拇指，是何方仙人帮助，使红军有那么大的神通？

前几天，他的喽罗被刘志丹的部下俘虏去了，却被放回来，没一个不夸红军好的。

“真他娘的怪事！”

郭保权不觉说出了声。

“刘志丹会飞檐走壁，两杆枪都是百步穿杨，打起仗来，官兵都不敢露头。老百姓传说，红军都是神兵天将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神出鬼没，是穷人的大救星呐。”一个喽罗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。

刘志丹够朋友，他知道我上黄龙山是“官逼民反”，要我和红军联合。嘿，不管怎么样，红军对我姓郭的不错，我不能不够朋友。想到这儿，马上给部下发令：

“迅速撤出要路口，只在沿路维持秩序，不许和任何过往军队发生冲突。”

几天后，红军过去了，郭保权又后悔了：我该见见刘志丹。人都说他肚里能撑船，胸宽量阔，如能跟他交个朋友，我郭保权也不枉活这一生了。

他派人去打探，发现芝川镇一带，响起了激烈枪声。回报说：“刘志丹和官兵打起来了。”郭保权急得如坐针毡，就带了二三十人，出去巡逻。山外灌木丛里藏着三个人，满身挂

着叶，正往山沟深处钻。他叫道：“什么人？快出来！”那人动了一下，露出了红袖章，他才知道，是红军伤员，挂了彩，脚腿不灵便。他命喽罗下沟，一连背上来三个伤员。

郭保权把红军伤员安置在大庙厢房里，每天送饭换药，但不许出房走动。伤员们一时摸不着头脑，暗下商议：“管他们是什么人，既然对咱不错，咱们就见机宣传。”每当郭保权去看他们，他们就给他讲红军的政策和刘志丹的故事。郭保权心中暗自吃惊：这些人真不简单，到了生死边缘，还三句话不离他们的信仰，惦记着他们的首领。刘志丹这个人，真神了。

过些日子，郭保权又接到刘志丹的一封信：“红军有些彩号，可能进了山，望多加照料，以后定有重谢。”郭保权对伤员更关心了。并派人四下搜索，遇见红军伤员就养好伤送走。

有一次，他带八个人下山观风，正碰见六个红军战士向百姓买饭吃，百姓见了郭保权不敢答应。郭保权走过去说：“大爷，过路人饿了，快给他们做饭吧。”六个战士没看出马脚，又想借宿，百姓不敢答应，又不便明说。郭保权说：“住就住吧，安全问题我负责。”喽罗们看中了红军的枪，郭保权忙叮嘱说：“他们是刘志丹的人，咱们不能收人家的枪。”他还不放心，自己亲自放哨，转悠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他对百姓说：“大爷，你送他们时，告诉他们，我们是土匪，郭保权的人。”红军知道了那高个子就是郭保权，就传话说：“谢谢他，改日定来拜会。”

不久，黄龙山大寨里，来了个陌生人。他身穿兰布大褂，

宽脸大个儿，浓眉剑目，见了郭保权，两手抱拳，向左一举，行了个“哥老会”的见面礼。郭保权心里纳闷，这是哪来的哥老会的弟兄？是不是红军派来的？他眼睛一转悠，心里有了主意。于是忙点上大烟灯，让来人上炕。原来他想红军不抽大烟，先用烟枪摸摸底。可来人并不见外，烧起大烟泡子，也很内行。郭保权不由得称赞说：“你这把手艺不赖！”

“我在江湖上常玩这东西，说来也有十来年了，就是上不了瘾。”

“哟，佛爷怎么总照顾你呢？我自从沾上这玩艺儿，一天不吃，就象掉了魂儿。”

“这东西上瘾还行？那可把人给毁了。外国人到中国来卖鸦片，还不是让咱们毁人伤财？你没听林则徐在广州戒烟，烧了一万九千多箱大烟。老兄上了瘾就得戒啊！”

一提戒烟，平白无故勾起了郭保权的警惕性：这人是什么路数的？

“老弟是哥老会的弟兄，自然懂得哥老会的规矩。”

来人一时语塞。郭保权立即抽出手枪，屋里屋外一时七、八支长短枪都对准了来人。

只见宽脸大汉仰面哈哈大笑，往起一坐，解开扣子，撕开衣襟，掏出张三寸长、二寸宽的纸条，交给郭保权。他疑惑地打开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十分感谢先生对我们伤员的照顾，以后有事，请和马超武先生商量。”署名是“刘志丹”。

郭保权虽是粗人，却也粗中有细。他从大烟盒里取出旧信，对对笔迹：一模一样。他立即收起枪，喊了声：“退

下！”

“原来你是刘志丹的人！”

“老郭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呐。”

“刘志丹给我写了两封信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也是我捎带的。”

郭保权把大烟枪一撂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老马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，干脆就住在我这儿，给我出出点子，怎么样？”

马超武住下来了。有时也去看看贾德功、梁占魁，摸摸情况。马超武少年时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懂得江湖上的规矩，也懂哥老会的门道。他和郭保权手下人厮混得很熟，做饭，喂马，玩枪，样样滚在一起，在山上混出了人缘。他既不象头目的客人，养尊处优，也不象上山入伙，狂放不羁。土匪出去绑票，他也跟着去，该绑谁，不该绑谁，他帮着出点子。绑来的人都是土豪劣绅，该杀不该杀他也出主意。黄龙山的土匪行径，在慢慢地起着变化，可谁也没有察觉出来。

郭保权每天回山寨就摆上大烟盘子招待马超武。

“来来，抽上口，解解乏。”

“老郭，你知道我没瘾，享不了这个福哇。”

“唉，我看透了。人生一世，‘吃’‘喝’二字。活一天，享受一天。”

“刘志丹可不这样看。”

“噢！”郭保权感兴趣的抬起头，放下烟枪问道：“刘志丹不也和我一样吗？你和刘志丹是一路的？”